

巴图  
著

# 以革命的名义



以革命的名义

读书态度

「劳动」漫笔

补补正气

戏说「群众」

汉朝出了个孝文帝

制度比美德更重要

说道德

鲁迅之死

得失人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巴图 著

以革命的名义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革命的名义 / 巴图著. -- 银川: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  
社, 2013.1  
ISBN 978- 7- 5544- 0139- 2

I. ①以… II. ①巴…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5950 号

以革命的名义

巴图 著

责任编辑 孙莹  
封面设计 晨皓  
责任印制 刘丽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1230mm 1/32 印张 4 字数 1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0173 印数 3000 册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5544- 0139- 2/I·35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总序

● 牛撒捺

中国当代文学以小说为正宗，宁夏亦然。

杂文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无疑是在主流之外，基本上处于边缘状态。但是，这个开放的时代它又不能缺席。

20世纪80年代，宁夏的文学创作事业进入旺盛期。进入90年代以后，宁夏文学新人辈出，新作大量涌现，质量不断攀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人们惊呼：宁夏青年作家林在崛起，宁夏文学队伍不再“一枝独秀”。有多位作家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全国奖项，其中有些作者在全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有人说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呈现“井喷”状态，已成为宁夏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产品和宣传宁夏的一张“名片”。

我们在热眼关注宁夏文学的时候，不要忘了把余光投向另一支生机勃勃的队伍，那就是宁夏杂文军团，在宁夏文学整体蓬勃发展的同时，宁夏杂文始终没有掉队。

作家吴若增先生从写小说转到了杂文随笔创作。他说比较起来,小说那种文体其实是一种“狡猾”,而杂文这种文体,则无异于一种“憨直”。他有一句话很有名:杂文是你的裸体。他说写杂文时你会有意无意地交出你的经历、你的教养、你的学识、你的个性、你的品格和人格、你的思想和追求,交出你的真诚或虚伪、你的深刻或浅薄、你的勇敢或胆怯、你的渊博或无知、你的高尚或猥琐、你的超脱或世俗、你的谦和或张狂、你的大度或小气……从而,你就必然地,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面具摘下,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光,给这个挑剔的世界以一个裸体。小说、散文作为主流文学,其发展有各级党和政府的扶持,有那么多人关心,还有专门的阵地。与之相比,杂文非但不能当作“名片”,相反的是处处让人“不待见”。人们的“不待见”可能就是你的过于真诚的“裸体”。

杂文事业是比较艰辛的事业,也是风险性比较高的事业。有人说,如今杂文对社会现实的敏感,还不如现实社会对杂文的敏感。虽然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但杂文作者踩雷的事情却仍层出不穷。因为一篇文章,甚或一个标题、一句话而惹来麻烦的事仍然不少。这是杂文作者命中注定的华盖运,也是杂文作者价值之所在、使命之所在。试想一下,如果杂文一律“新基调”了,杂文如诗歌般软绵,杂文成了大众情人,成了富商巨贾官员政客的精

神之妾，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杂文作者还写它干什么！乐观地说，我们处在一个杂文的时代，因为这五彩斑斓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杂文创作素材，因为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的人们更渴望自由的表达。

中世纪欧洲哲学有一个命题，哲学家们在求证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针尖上能站无数有血性有钙质有理性有社会批判精神的杂文家。对宁夏的杂文家，我只想谈，到针尖上去跳舞吧，把空间利用到极致。针尖上跳舞，说明我们脚下的地面不大，而且还会戳脚。但是，在针尖上跳舞，是勇者的事业，是很惊险很刺激很有激情的事业。我们不仅是时代的舞者，也是历史的舞者。

近年来，宁夏的杂文界颇为活跃，在出版杂文学会会员文集《美丽的谎言也是谎言》《杂文：宁夏十人集》《思想的地桩：宁夏杂文新人作品选》的同时，连续举办了四次宁夏杂文大赛，有力地推动了宁夏杂文作者的创作势头。宁夏杂文人很清醒，我们知道，杂文不能兴邦，更不能乱世。但是，宁夏杂文人始终遵从内心的选择，担起一个匹夫的责任，我们是和谐社会的自由言说者。最近，宁夏杂文学会要向社会隆重推出十位杂文作者的杂文集。这套“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的出版，是为了向社会集中展示杂文家的实力。通过读者集中的审视，期望拓宽宁夏杂文作者的创作之路。以如

此规模来推动地方杂文发展，这在全国各省市区杂文组织中也是罕见的。从这个角度看，宁夏杂文的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前不久，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张贤亮先生写了一篇《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大大超过五四运动。追求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杂文的基本要求，也是知识精英的使命使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宁夏杂文学会推出这套丛书，这是宁夏杂文界的幸事，也是宁夏文学界的幸事，是宁夏人思想解放的见证。虽然，这套丛书存在诸多不足，但是，宁夏杂文人集体放言，其本身的意义要甚于一切。

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那么，今天的思想解放我想至少应该从自由表达开始。关于宁夏杂文人，我想说的是，不恨你们飞不高，我只恨天不高。针尖上跳舞是很刺激，很邪乎，但咱不能老这样干吧，太悬了。让我们脚踏实地，把心放到肚子里，好好地写自己的放胆文章。我想，这不只是宁夏杂文的企盼，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企盼。还好，我们解放思想脚步从未停歇。

2008年8月

# 目录

《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总序 牛撒捺 / 1

---

以革命的名义 // 1

读书态度 // 11

“劳动”漫笔 // 18

补补正气 // 25

戏说“群众” // 32

“爱国”的标准是什么? // 38

汉朝出了个孝文帝 // 42

制度比美德更重要 // 47

面对宇宙,问个好 // 51

美国人民的一次危险经历 // 56





- 吃在中国 // 60
- “阿弥陀佛”与石头哲学 // 63
- 子贡和子路的两件小事 // 66
- 说道德 // 68
- 鲁迅之死 // 72
- 得失人生 // 76
- 城市的梦 // 79
- 一花一世界 // 82
- 悦读,并痛苦着 // 85
- 西行散记 // 88
- 四季童年 // 100
- 父亲是棵大树 // 106
- 碎 笔 // 110
- 后 记 // 122



# 以革命的名义

—

“文革”爆发距今已经快二十年了,那是一段沉重得难以掀开的历史。逝者如斯,谁也不会在意几个小小的旋涡,然而身经旋涡的人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为什么在一个善讲中庸、爱好和平的国度会爆发一场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的灾难性运动?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没有太多的理性和勇气来直面这个巨大的问号。我不同意把它仅仅视为社会主义道路中偶然出现的一点曲折,也不同意那是一次民族文化的病变,更不同意只归为一个伟人的错误或是几个丑角扮演的历史丑剧。对照几个相同制度的国家,就会发现令人悚然的相似。然而面对历史,人们总是以各种心态去肢解、扭曲、掩盖、利用和证明自己。



二

马克思主义取得举世皆惊的实践成功以后，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人类历经漫漫长夜后的曙光。“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和“人间天国”的理想不仅使“革命”罩上了神圣的光环，而且使我们羞于承认个体生命的权利。为了革命，可以放弃情感放弃生命。大到阴谋家，小到趋利者，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纯洁的革命情感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理想主义者的激情，平民的粗鲁野蛮，小人的嫉妒仇视，奸巧者的获利动机，无知者的狂热愚昧，如同可怕的链式聚变后的燎原荒火，燃烧了整整十年。现在，当我们把记忆的触角伸进这堆历史的灰烬里时，仍然可以感到灼人的余热。

三

混乱的年代，留给我幼年的记忆却是那么清晰。父亲被揪斗十多天后回到家里，我对父亲那卑微怯懦的神态和抚摩我头顶的手充满了厌恶，充满了拒斥。那年我七岁，七岁的心灵就已承载了那么沉重的“革命”情感。这种感觉使我羞愧至今。我还不知道父亲遭受过多么残酷的肉体折磨，还不懂父亲那结满老茧的手承托着一家的生活重负。我长大后，父亲曾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那时他想到了死，甚至



写好了遗书,就塞在我家那只破旧的风箱里。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遭遇。比起惨死狱中的许多优秀人物,比起成千上万的破碎家庭,也许不值一提,但我感到同样一种沉重和悲哀。

#### 四

浩瀚的红色海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不绝于耳的革命口号,万众一心、轰轰烈烈、宏大壮观的革命景象陶醉了多少人。这很符合职业革命家的审美趣味,也把他们带到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境之中,而平凡普通的痛苦现实,被沉浸在壮丽事业中的人当作不屑一顾的东西推到一边。群众运动荡涤一切的破坏力,震撼人心的激情,把本来要依靠“繁琐”的政治手段、法律手段解决的事,处理得简单“有效”,而且彻底。甚至经济建设也要采用这种火热的群众运动,需要一种刻意营造的革命气氛和火爆张扬的场面,最后成为一种让激情浸透了的表演。从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十年“文革”,就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追求这种效果的实践。我曾看到过六千万人上山用土法炼钢的一幕历史镜头。那密密排列的土炉,尽管不乏忘我奋战热火朝天的场景,还是让我联想到一大片墓地,因为那里埋葬的是科学和理性,埋葬的是中国发展的绝好机遇。

## 五

革命需要统一,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动;需要理论教条的 ABC 和整齐有力的口号;需要队伍的高度纯洁,因此不能容许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反对派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这是十分顺畅而有力的逻辑。这种思维自然延伸到建设时期,革命成了目的,成了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而不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手段。这种本末次序长期被倒置。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及“文革”中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中找到“文革”式思维的理论依据。共性和概念高于、优于个性和具象。个性和具象是形而下的经验的渺小的卑微的,而共性和概念则是理想的终极的完善的神圣的;它为集权和专制找到了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对于集权专制而言,共性、概念显得弥足珍贵。于是,个性被粗暴无理地剥夺了,把钦定的共性强加到每个人头上。“文革”中这种结果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说话思维的方式、衣着举止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形象塑造。这种对规律的滥用,对规律进而对集权的神话,使革命、理想变为专制主义的隐身之处。而个体人格、个体利益、个体情感比起高尚的革命事业,是何等卑下肮脏。

为真理、道德、政治、革命赋予终极价值,即为专政和暴力留下了巨大的作恶空间。

## 六

我们衷心赞美过的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它摧枯拉朽般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后，在革命的名义下，有人把“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有人图谋自己的政治企图；有的人达到自己卑鄙的小人目的。在革命的光环笼罩下，任何残酷无道、丧失人性的手段都是那么崇高合理，冠冕堂皇：挂牌、游斗、侮辱、攻击以及各种各样野蛮残忍的施刑。人格、尊严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既然是“阶级敌人”、“反革命”、“黑五类”，那就是坏人，那么就不能当作“人”来对待，采取什么做法都不过分，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亿万只脚，痛打落水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这种违背甚至践踏现代文明的疯狂行为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如果“把损害别人以至杀人的行为描绘成‘正义的事业’……只要证明所有损害的对象是‘坏人’就有可能消除羞耻感和犯罪感”（何况无需以法律的方式来证明）。文化大革命虽然早已过去了，但却留下了“只要是‘坏人’就可以任意侮辱以至残害”的观念（盛洪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日耳曼民族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使不少原本善良的群众也参与了法西斯行动。与战争一样，这场被标榜为革



命的运动使人“可以摆脱或不复受制于平日维持人性、人道、社会理想的戒律,人所以为人的基本戒律……减弱或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与兽的界线不再分明……可怕地调动起在和平时期受到压抑的人性中的恶,让人发挥破坏性潜力,并从中得到快乐”(丁泽语)。我一直认为,东方民族在施刑手法方面的残忍和聪明才智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相比的,在摧毁一个生命的过程中满足泄仇心理和品味“生”的快乐。

如果说我们曾消灭了经济上的差别的话,那么我们又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政治上的等级。这是随心所欲的可以致人于死地的等级划分——阶级成分和政治立场的划分。“黑五类”丧失了做人的权利,处决、坐牢、毒打,或者成为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的玩物和必不可少的陪衬。

## 七

“他们坚定有力地保证,不假思索地服从,毫不质疑地蛮干——而事实上,他们陷入粗浅狭隘的幻觉里了……一种狂野而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的智力低下的激情……”雅斯贝尔斯揭示的在纳粹蛊惑下日耳曼式的“激情”,在“文革”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畸形的政治体制下,专制自会利用这种“智力低下”的激情,使它变成一种灾难性的破坏。

## 八

同样恐怖的事还曾发生在苏联。不同的是,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国家机器。1928年,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饿死了上百万人,而三十年后惊人相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中国。在第二次大战前的大清洗运动中,以及战后持续多年的思想文化整肃运动中,有多少人成为暴君的刀下冤魂。大清洗中幸存的高级将领在二战中已成凤毛麟角,只能由尉级军官充任。即使在战争爆发后,还在继续大批地、惨绝人寰地集体屠杀军事将领。这把屠刀时时悬在几乎每个人的头顶。在这里,摘录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是以怎样荒唐残酷的方式进行那次“革命”的:一次宴会上,“布柳姆金(契卡成员)掏出一摞签过字的空白逮捕证放在桌上。只要填入某人姓名,那人便遭逮捕。旁边有人对他说:‘伙计,你干什么呢?来,为革命干杯!’布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逮捕证再说……西多罗夫,西多罗夫是谁?枪决!彼得罗夫……哪个彼得罗夫?枪决!’”他们轻松得就像发放一张张周末晚餐券,随手填上一个个名字,然后就是枪决、流放、坐牢。





## 九

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布哈林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悲剧角色。1938年，布哈林对强加于他的叛徒、间谍等等莫须有罪名当然不甘于承认，于是一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逼供开始了。莫洛托夫等人强迫他接受这样一个荒唐的二难逻辑：只有承认自己的罪名，才能证明自己是忠于苏维埃的；否认自己的罪行，就是法西斯走狗。布哈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接受了这些罪名和“专政的子弹”，这对他以及像他一样忠诚的战士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对于这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肉体的痛苦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无足轻重，无法接受的事实是，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为什么却被视为异己、视为叛徒。这就是“革命”异化的更深层的悲剧含义。对于那些被自己的革命战友亲手处决的人，对于那些被自己的革命政权“专政”了的人，对于那些“自绝于人民”的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结。为什么我们在建设时期还要经历如此隐晦的岁月？为什么我们的事业要以千百万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十六年前，邓小平在回答奥琳埃娜·法拉奇“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次发生‘文革’这样可怕事情”的提问时说：“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可谓击中问题的要穴。